

清·魏源撰

元

史

新

編
(四)

慎微堂刊本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魏

源撰

慎微堂刊本

元

史

新

編

(四)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十七上

世祖文臣上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乃蹙數十人逃入篁竹中脫死繼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見伊洛性理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牙魯瓦赤擅納賄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旁列宋儒周程朱張邵司馬六君子象刊諸經小學四書傳註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

錄程朱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詢以治道樞爲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敝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亾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罷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媿於文華重

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湍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師停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於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諸臣皆賀樞獨默然旣宴罷將出世祖問其故對曰主上以中原漢地盡屬之王則人民之殷財賦之阜王盡有之天子獨有塞外朔漠之地乎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

理安可以長久世祖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上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汴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憲宗并以汴京予之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淖爾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久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大爲鉤攷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案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

者惟劉凝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計疑將自釋及世祖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攷局世祖卽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爲監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太司農初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樞奏言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土楊庸選教孔顏孟三族諸孫乞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樞又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

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又言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李壇叛帝問卿料賊勢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禽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才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心術不正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敗至是文統果因通瓊反謀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

太祖開荆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昔在潛邸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陛下卽位以來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何謂中書政事之無效也今荆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中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庶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

邇者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顧復廢中書條格行一切苟簡之政是如木始栽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意乃釋至元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樞爲僉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二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人自知不能爲國而臨安未肯輕下者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而軍力不費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恢然長者未嘗疑人欺己喜怒不形於色及臨大計決大疑雖古謀臣智士無以過之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名別有傳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尙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旣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而身踐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告曰世亂此樹無主可取也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州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凡喪祭娶嫁必以禮鄉人從學者寢盛家貧躬耕年不熟則食糠茹菜處之泰然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辭不受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召衡爲京兆提學世祖南征乃復還懷州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竇默又曰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文統患

之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陽尊
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禮師傅
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
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
乃免改命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
衡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
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疏陳五事其一曰自古立國
有大規模規模既定然後治功可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
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
可無一定之制哉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
長久故後魏十六帝百七十年遼九帝二百有八年金九
帝百二十年皆歷年取多其他不行漢法如劉石姚苻慕

容赫連等專尙威力劫持鹵莽皆不過二三十年而傾敗
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
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旣自朔漠入中原
居漢地主漢民其當用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
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
者夫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而熱
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
亦積漸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
而常未有不可變者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
年不可成功在昔平金之日卽當議此顧乃遷延三十載
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雖曰
守成實同朔始規模又難於曩時惟亟亟講求得失而法

戒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周漢不難復遼金
不難躒也其二曰天下之務萃於中書不勝其煩然大要
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遽用若或已
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復遲疑兩可莫決進退用君子恐
其迂闊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
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覩
日月也獨星官能步虧食之數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
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遺法豈天下
之大國家之重而獨無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
者人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君相不勞今立法用人縱未
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
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

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難蓋上天爲下民作之君師非以安佚娛之乃至難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豈故爲是自苦哉誠深知爲君之難則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請言其要曰踐言難知人難用賢難去邪難得人心難合天意難何者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臨斷之欲言之無失豈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

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不激於喜怒虛心端意而審處之眇有不中者柰何爲上多樂舒肆爲下多事容悅夫私心盛則不畏人欲心盛則不畏天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務者皆快心之事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又難於在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且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難於知下而在下易於知上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乎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